

三民



週刊

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期待與覺悟

日本明年度國家預算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政策(續)

民權主義的均權制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續)

蘇芬糾紛的剖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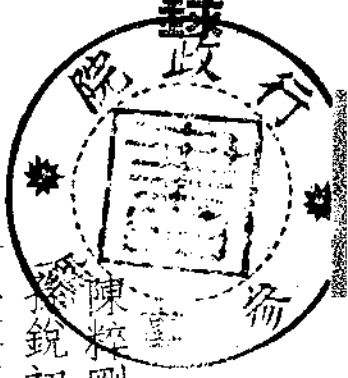
專載

致蔣介石銑電

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途徑

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一週大事述評



George Fielding Eliot 著

彭蕪譯

白瑞光

益田豐彥著

晔譯

召日

汪精衛

周佛海

陳公博

編輯室

13 JULY 1940

南京圖書館藏

本刊啓事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凡定戶定一年以上者，由本社酌贈本社叢書。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定價一元，不折不扣，外埠酌加郵費，冊數不多，讀者請從速購覽。

三民叢書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及重要決議案	五分	已出版
和平戰爭與今日中國	三角	已出版
中日和平合作的基礎	三角	已出版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	六角	已出版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		印刷中
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		印刷中
論行政制度的確立		印刷中

三民週刊社編
各大書局代售

期待與覺悟

陳粹剛

中國如果不能戰勝日本，將日本軍隊驅至鴨綠江畔，則中日兩國間終於要有和平實現的一日，這是一個任何承認現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的問題，任何一個政治家都不能不企求承辦的問題，儘管人們在感情上，對於中日和平，有什麼難以歡迎的困難。

大概中國人，在平心靜氣的時候，總都承認以中國現在的軍備與經濟力量，似在三二年內不會將日本軍隊趕到鴨綠江畔，這是舉國一致的結論。蔣介石的宣傳，抗戰初期是敗退階段，第二期是相持階段，第三期是反攻階段，只是一種宣傳。抗戰階段的劃分，常隨軍事勝敗而變化，漢口未失陷前，曾經一時認為抗戰第二階段已到，但是在應當相持聲中，漢口丟了，漢口丟了以後，又應當相持了，結果是又澆上一個南昌。南昌失陷後的短期平靜，與日軍進攻鄂北，長沙之失敗，使重慶宣傳家認為相持階段，確有成績，又冀望着開始抗戰第三階段。於是反攻空氣，叫囂內外，但是這一期間，却又澆上了一個南寧，西南一條國際交通線被腰斬，另一條國際交通綫，在受威脅。這些事實，已可指明蔣介石所宣傳的抗戰必勝，是一點把握都沒有的。他只是在以人民的生命，國家的命脈，作他個人兒戲的犧牲品。

誠謀國的人，對於國事的處理，應不顧個人的成敗毀譽，而只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想個人作英雄的人，則反乎其道，只是以個人名譽為前提，而把國家人民作犧牲品。

個人，可以有「雖死猶榮」的專蹟；個人，可以有「失敗的英雄」的悲劇，國家則不是這樣。中國歷來是把個人當作個人的擴大，特別是帝王時代。但是，帝王時代，帝王的毀滅，只是朝代的更換，尚不是國家的滅亡。在廿世紀中，帝王思想型態，久已成廢物。國家的負責人，如果仍以帝王舊觀念自視，則國家負責者，容或可以作阿

比西尼亞皇帝塞拉西，阿爾巴尼亞王索古，但是，阿比西尼亞是亡了，阿爾巴尼亞也亡了。中國如果走這一條路，中國也必然要亡的。介石誠然可以遠走高飛，與塞拉西，索古去同居，贏得一個失敗英雄的大名，可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不能一齊搬家。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權三者都是無法搬家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在蔣介石個人成名以後，只能忍受他們根本不能負責的悲慘命運，只能作蔣介石賭博失敗後的亡國奴！

因此，在中國不能必勝的期間，為中國國家，人民着想，任何一個負責的政治家，不想作英雄的政治家，不願作啦啦隊的政治家，都應該有一種自覺，研究，在什麼時候，以最適當的條件，恢復中日間的和平，在什麼時候阻止戰禍區域之擴大，以什麼時候，什麼條件，可以盡量的保留中華民國僅有的元氣，可作中華民國命脈延長之根基，可作中華民國復興基礎的元氣。

這是一種艱難痛苦的工作，悲哀的意義充沛其中。這不是那些逃避現實的空想家所敢於嘗試的。

在抗戰年，中國人對於抗戰必勝的觀念，已加上開竅，日人亦感到不能征服中國的時候，近衛發布了他的聲明，希望以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項作為中日間恢復和平的條件，雖然這一聲明，不能使每個中國人都欣然樂從，不過就終止戰禍，保留中國元氣兩種觀點來看，近衛聲明既然不是哀的美敦書，則確實未必不可以作為中日兩國恢復和平的商討基礎。這是每一個關懷國事，就中國自身着想，眼看戰禍蔓延，兵力潰敗慘景的中國人，都會承認的。

因此，汪先生有發電之發表，建議中央以近衛聲明作為中日和平談判的基礎，汪先生期待着重慶覺悟到持續抗戰之於中國無利，覺悟

到中國依恃外援之不可恃，而毅然與日本言和。但是以英雄主義作中心的蔣介石，先之以傲然的批評近衛聲明，繼之以處罰汪先生，他沒有覺悟。他仍然在陣綫論者的迷霧中逗圈子。他仍然希望假手於國際調停，來結束中日戰爭。

捷克覆滅，波蘭，羅馬尼亞危急，歐洲外交局面，縱橫捭闔，於是陣綫論者，大吹法螺，假然歐洲民主陣綫要行建立，不自量力的中國外交政策，他想攀龍附鳳，想附於陣綫論的驥尾，希圖在歐戰大結束之後，再由英法乘戰勝餘威來結束中日間的戰爭。

和平運動者，曾努力指出歐洲的反侵略陣綫不會形成，重慶的期待，定然失望。並且即使歐洲反侵略陣綫形成，也只有使中國的戰禍更加延遲，更加延長，於中國更無利。蔣介石一流人物，並未覺悟到這一點。

英法對德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重慶政府猶希望在英法不能援助中國時，蘇聯與美國更可援助中國。德蘇協定之成立，德日關係較劣，中國無識者流，期待着蘇聯可移兵東方，助我抗日。但是，事實是蘇聯先進兵瓜分波蘭，次則蠶食波羅的海諸小國，終且於爲芬蘭問題而鬧破了頭。蘇聯國內破綻，暴露殆盡。他自顧不暇，更安能援助中國。援助者既然沒有了，國際調停又不能實現，中國理應及早回頭與日本議和。這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應有的覺悟。但是，蔣介石計不出此。

在英法與日本謀取妥協時，表面上他雖然反對英法對日本之讓步，在暗中他却期待英法之出面調停。美國宣布因日本略奪美國在華利益而廢除日美通商條約時，他希望美國助華制日，至少亦應在日美談判中，把中日的戰爭，調停一下。

蔣介石的把戲，是爲他個人的英雄地位着想，犧牲中國人民之生命與財產，盡力拖延，竭力逃避與日本言和之責任，想藉英美之調停，而把抗戰不能必勝，中途言和的責任，轉嫁在英美身上。

這一種把戲，只有失敗。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則覺悟到國際援助與調停之不可恃，期待着蔣介石個人的覺悟，放棄英雄思想，仿倣老成謀國者，以國家爲重，早些與日本言和，謀取全面和平之實現，藉以爲人民解除痛苦，保留國家元氣。汪先生深知國民黨在重慶已被劫持，故於去秋先行招國民黨六次大會，藉以集中黨人的力量。幾個月來，各方面對蔣介石及其徒輩，諄諄勸誘，冀其悔悟。現在，國際局面日日惡劣，國際調停日日無望，蔣介石破壞汪先生和平運動之陰謀，始終無成，中日的和平，更屬必要。

因此，汪先生有銜電（見專載）致蔣，希望他懸崖勒馬，最後回頭，早日毅然與日本謀取全面的和平，拯人民於水火。這種期待勸告，真是苦口婆心，忠誠謀國之志，溢於言表，與人爲善之意，胸懷寬大。

在蔣介石，現在應早些覺悟到過去的錯誤，痛改前非，忠誠的在汪先生領導之下，爲國民解除痛苦爲國家保留元氣，爲中日兩國國體定和平基礎，應當知道汪先生這次期待，是中國人民允許汪先生來作的最後的期待。蔣介石此時如再不覺悟，則他是表示他自己已決心要作中國的罪人。汪先生如果於此最後期望依然失望，而不覺悟到自己的責任的所在，他也將是中國的罪人。

汪先生及和平運動陣營中，於此次最後期待中，應當覺悟到，如果再行失敗，則汪先生應及早担負起恢復中日和平的重責，能全面議和也好，能局部恢復和平也好，中國人民所要求的，是立即的和平。汪先生與和平運動者，不應始終停留在「運動」這一階段上，應由「運動」進到「行動」。蔣介石既自承爲中國之罪人，則汪先生應立即努力建樹議和的主體，組織中央政府，爲中國恢復和平，挽救中國人民早日逃出這水火塗炭的苦境，爲中國國家保留一點元氣。

日本明年度國家預算

孫銳初

日本昭和十四年度國家預算，將於明年三月底屆滿，明年四月一日起即須實行新預算，所以大藏省主計局在事先必須向各省徵集明年度的經費概算來審查，今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之內閣預算會議，已將明年度的預算概算加以通過，現在祇須待明年正月內閣開的第七十五屆帝國議會之決定。如此龐大的預算，是否能順利的通過於議會，頗值吾人注目，所以在此時對日本明年年度預算的內容，亦有預先明瞭的必要。

構成日本國家財政，除一般會計（內分十三類）外，並有特別會計三十九類（詳見本刊第十八期拙作「日本戰時財政之總觀察」一文），茲不贅，茲就自明年年度起或新設政府出資特別會計一類。特別會計中的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係戰後添設，故可認為是此次戰爭日本之直接戰費。自戰爭開始至終止為一會計年度，但每年有追加額，而其追加額預算的期限是一年的三月起至翌年的二月止，故仍可隨同國家預算來計算。

目前戰爭仍繼續進行中，日本明年度的國家預算，自然依照戰時狀態而編製不待言。至於明年年度預算之編製方針，今年七月四日日本內閣會議中曾經決定，其要點如下：

- 一、新規事業經費之要求，應加以嚴密之選擇，以緊縮不得已之事項為限，其金額亦應抑至最低限度。
- 甲、新規事業經費所需之財源，盡量向既定經費之節約中求之。
- 乙、官吏人數以不增加為原則。
- 二、在既定經費方面，亦須加以精密之檢討，不必要事業設法使之遲滯，同時設法增進能力及減低價格而謀節省。
- 三、關於物質，努力，資金與物價等，謀其與經濟上諸方策之調和，並注意勿使之與戰時經濟之運行上發生障礙。

基於此原則，此次日本內閣中通過之昭和十五年預算概算：一般會計為五十九億圓，臨時軍事費預算追加額為四十四億六千萬圓，兩者合計竟達一百零三億六千萬圓之鉅（其他之各特別會計因尚在編製中數字不得而知）。此總額中，增稅收入，增高草價格益金等六億圓，因撥入臨時軍事費之財源中，故除去此過手賬目實際數字應為九十七億六千萬圓。

昭和十四年度的成立預算：一般會計為四十八億零四百五十四萬三千圓，臨時軍事費追加額為四十六億五百萬圓，合計為九十四億九百五十四萬三千圓，若除去過手賬目五億三千五百十八萬六千圓則實際數字為八十八億七千四百三十三萬圓。十五年之預算若與之相較：則一般會計增加十億九千五百四十五萬七千圓，臨時軍事費追加額減少一億四千五百萬圓，兩者合計仍有九億五千四百五十七萬七千圓之增加額。如各以實際數字來比較，則其增加額為九億八千五百七十萬圓。

昭和十五年預算概算（單位百萬圓）

歲入	歲出
經常部	經常部
臨時部	臨時部
普通歲入	公債金
前年度剩餘金滾入	計
計	經常部
	臨時部
	計

三，四一八
二，四八二
七三一
一，六七五
七五
五，九〇〇
二，七四五
三，一五五
五，九〇〇

昭和十五年度一般會計歲出概算內容(單位百萬圓)

項目	經常部		臨時部		計
	十五年度	十四年度	十五年度	十四年度	
皇室費	四・五	四・五	四・〇	三・六	四・五
外務省	二・三	二・〇	一・七三	二・八二	五・五
內務省	四・一四	四・八	七・一九	六・七一	一・八八
大藏省	一・〇九七	九・二八	一・〇九二	七・八五	一・八一七
陸軍省	一・八七	二・一五	六・七七	五・三四	一・二七九
海軍省	三・五一	二・九二	五・七	四	一・〇二八
司法省	五・一	四・八	五	四	五・七
文部省	一・五九	一・四三	二・七	二・一	一・八六
農林省	六・二	四・四	一・四八	一・二九	二・一〇
商工省	九	八	八・〇	九・〇	八・九
遞信省	二・九七	二・四一	七・〇	六・八	三・六七
拓務省	二	二	五・二	四・四	五・五
厚生省	八・四	七・八	六・六	五・六	一・五〇
計	二、七四五	二、〇七八	三、一五五	二、七二六	五、九〇〇

(備考：昭和十四年度之預算係本預算及第一號第二號追加預算之合計)

臨時軍事費追加額(單位百萬圓)

陸軍臨時軍事費	二、九七三
海軍臨時軍事費	七三三
預備費	七五〇
計	四、四六〇

上列各省預算中，除商工省較十四年度減少八百七十六萬三千圓外，其餘各省皆有相當數額的增加。商工省預算減少的原因，實因帝國燃料及帝國鑛業開發之兩國策會社所需資金將移歸新設之政府出資特別會計中，所以削減經費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圓，如果將此數目仍舊加入於商工省之預算中，則亦有三百五十萬圓之增加額。明年之概算之所以或有增加又臨時軍事費之所以較上年減少，其原因不外下列數點：

- 一、臨時軍事費預算追加額雖減少一億四千五百萬圓，但一般會計國防預算已較十四年度膨脹四億八千萬圓。
 - 二、因公債發行增加，支出公債之利息亦隨之而多，明年已自本年度之八億二千萬圓增至十億圓。
 - 三、隨着軍人官吏之增加，年金及恩給亦隨之而增，明年已自本年度之二億二千萬圓增至二億七千萬圓。
 - 四、文治各省經費皆有增加。
 - 五、滾入臨時軍事費中之財源，形式上却為歲出之增加。此處須加以說明的，即大藏省之數字之所以特多，是因爲包含租稅及公債的緣故；又陸海軍兩省所需之對華戰費大都已移入臨時軍事費預算中，故此處數字並不十分大。
- 戰爭迄今日本臨時軍事費預算總額已爲一百十九億九千五百零七萬七千圓，若再加以此次之四十四億六十萬圓，總額則達一百六十四億五千五百萬圓之鉅。

此外堪值吾人注意者，即日本國防費之膨脹。例如明年度的新規事業經費中，亦以軍備充實費占首位。

- 一、軍備充實費 九〇千萬圓
- 二、生產力擴充費 一一
- 三、貿易振興費 一一
- 四、海運振興費 一一
- 五、民間航空振興費 一一
- 六、經濟統制費 二
- 七、東北開拓民費 三
- 八、軍事扶助其他軍事援護費 八

又如就一般會計國防預算觀之，海陸軍兩省預算合計為二十六億七百萬圓，較之十四年度十八億二千七百萬圓增加四億八千萬圓。如

日本新國防計劃經費總額一，八八九，〇三八千圓

年 度	陸 軍 省 (一九四，八九六千圓)		海 軍 省 (一，六九四，一四二千圓)	
	國防充實費 五年共計	航空部隊及其他改 編費五年共計	艦艇整備費六年共 計一，二〇五，七 八〇千圓	水陸整備費五年共 計一八八，三二一 一千圓
十四年度	二，〇〇五	五〇，三八五	六〇，一五〇	四八，九〇三
十五年度	三，一二五	三〇，七二三	一一九，二五〇	七九，四九三
十六年度	三，〇四五	七，四五〇	二八九，七八五	四四，三〇〇
十七年度	三，七四二	一，六三五	三八四，一八五	一一，六四〇
十八年度	一，二八六	四〇九	二九〇，〇八〇	三，九八〇
十九年度			六二，三三〇	

根據右表可知昭和十五年度，陸軍省方面需支出國防計劃費七千九百七十六萬七千圓，海軍省方面需支出二億七千零二十四萬三千圓。此種必要經費，皆當作明年年度之新規經費支出之。至於「東北事件費」這名稱則自明年年度起取銷，今後關於此類之經費，將包含在一般

將一般會計國防預算再加以臨時軍事費預算，則明年年度軍事費總額共為六十七億六千七百萬圓，由此可知日本的經費化為軍事上者竟占預算總額百分之六十五。

日本軍事費之膨脹，固不自今日始，東北事變以後，日本軍事費即步上膨脹之途。吾人若再就第七十四屆帝國議會中通過之陸海軍國防計劃加以觀察，更易得知日本備戰的熱狂了。所謂新國防計劃（陸軍五年，海軍六年），全部經費共計十八億八千九百零三萬八千圓。其中陸軍為一億九千四百八十九萬六千圓占總額百分之十強；海軍為十六億九千四百四十二萬二千圓占總額百分之九十弱。海軍中艦艇整備費竟達十六億零五百七十八萬圓，所以日本之新國防計劃可以說是以建艦為中心。

會計及臨時軍事費中。

如此龐大的預算，其主要財源，仍不外租稅與公債乃係周知的事實。當日俄戰爭時，日本戰費十九億八千五百萬圓中，十五億五十六萬圓即七八，四〇係公債國庫債及臨時借款。蘇俄在其戰費二十二

億八千八百萬盧布中，亦有十九億一千三百萬盧布即八三%係押給於公債。此外如歐戰，德國在戰費一千五百八十億六千七百萬馬克中，得之於公債者為一千三百七十三億二千七百萬馬克（占總額八七%），英國在戰費九十五億三千九百萬鎊中，六十八億六千萬鎊（七二%）來自公債。所以日本在此次自亦不能例外。如以臨時軍事費為例，其公債之比例如次：

歲出總額	公債金額	百分比
第七十二屆議會	二,〇二二	一〇〇%
第七十三屆議會	四,八八六	九一%
第七十四屆議會	四,六〇五	八五%

即昭和十六年度之臨時軍事費中一〇〇%，十三年度九一%，十四年度八五%係押給於公債。

明年度公債發行額一般會計為十億七千五百萬圓，較之本年度公債發行額十七億二千七百萬圓減少四千二百萬圓。臨一軍事費之來源，除增稅收入等之滾入額六億圓，鐵道，通信事業，外地等各特別會計滾入額及軍事費繳納金等外，所不足者想皆由公債籌得之。因此種滾入金其數額尚未確定，故公債亦未能得知其確數，但大體約在三十

五億圓左右。若此數加以一般會計之發行數，則明年之公債發行額約為五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圓。此外目下編製中之鐵道，通信事業，外地等各特別會計之公債發行額尚有二億圓，總計應為五十四億七千萬圓。截至今年十一月止日本公債發行額已達二百零六億，所以若至昭和十五年度終了時，日本之公債將有突破三百億圓之處。

日本稅制之改革，亦將於明年起正式實施，根據此改革，國庫純增加額約為五億圓，此外因經濟界之發展所得之自然增收約三億圓，故明年預算中租稅收入總額計三十二億二千三百萬圓之額。較之十四年度之二十二億四千五百萬圓，增加九億七千八百萬圓。

租稅的增徵，無疑地會直接影響於人民生計。而公債的發行自有其限度，現在公債激增的同時，成為公債利息財源的租稅亦不得不隨之而遞加，如此循環的結果，日本國家財政，實潛伏着重大的危機。譬如拿明年度的約一百零三億圓預算來說，竟占日本國民得之半數，豈不令人驚心！吾人今將以上之財政細加檢討後，覺得日本十五年度之預算，是削減廣義國防力之充實經費（如社會政策的預算及生產的諸預算），而偏重於狹義國防——軍事中心的預算。說明白些，即明年度的日本國家預算，乃充滿着火藥氣味。（廿八年冬至日）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政策（續）

（四）

George F. Fielding Foot
彭燕譯

現在的情形，更是格外說明了這種歷史上的必然性。

照一般講來，軍事是非生產的。除非是在絕對必要的時候，就不應該將物質，人，稅收，工業的生產用到軍事身上去。近代的科學對於武器有了那麼巨大的貢獻，結果武裝軍隊對於工業上的要求，又是那麼繁多與迫切，每個政府都應該十二分慎重的籌劃，一面講求對付外國的敵人，以求國家的安全；另一面不使軍事的負擔，在國內的經濟生活上，形成過重現象，因此使國內發生了騷動。這也就是軍縮會

議裏的有力主張之一。

近代軍備的費用，不論是在預算表的支出項目上，和將生產事業的人力吸收過來，都是使政府很苦惱的事。我們可以說，現在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抗禦一個比較有力量的敵人，不使其侵入陸地上的邊界，全樣的，腹地也不能避免敵人的空襲，而全時仍舊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日本，在迪米世都在尋求安全邊界的努力裏，不是最近將俄國人趕回去，使她在亞洲大陸上縮小軍事的義務，便是日本自身遭受到嚴重的打擊，蘇俄為了防衛歐亞兩處的國界，已經是够緊張的了，所

以再也不能希望樹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不管俄國擁有怎樣廣大的富源，在俄國的歷史上，她曾建立強大的海軍，從來都沒有成功。如果第三帝國的領袖們，夢想實現豐赫爾匹次 (Von Tirpitz) 的條件，建立一支凌駕各國的海軍，結果他們定是重蹈霍亨索倫皇朝的覆轍無疑。因為這樣的事，乾脆就不會成功。這種負擔一向是太重了，現在則更是愈來愈重了。這當然不是說，這樣的事永遠不會再度發生，或是說，懷有這種野心的國家，不會再給予他國以重大的損害，除非自然的堅決法則嚴制她們，她們還是會來嘗試的。要抵抗他國的侵略，便須有所準備，我們所以感覺到還算安全的緣故，大半還是因為我們有一支艦隊，可以對付日本艦隊，或是德意的聯合艦隊，我們並不需要一支所謂「兩洋」的海軍，可以同時對付雙方，然後才能獲得安全。我們嚴守中立地位，在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我們又掌握，唯一的最短交通線，這兩樣在戰略上給予我們很大的利益，因為照常理講來，敵人的襲擊就不容易實施與收效。

第三，有了海軍便可以有了猶豫的時間，——從事考慮，和朋友商酌，選擇行動。這樣就可以不必匆促決定行動，而匆促的行動，常常會造成一連串不幸的後果的。就像海軍必須享有自由行動一樣，海軍在有效的使用上，也必須享有行動的自由，因為本地的防務發生危急的時候，海軍完全不能受其縛束；恰如像原則上，一支艦隊，需要一個有防衛的根據地，這樣艦隊的司令官，可以從事他正當的任務，不必時刻刻為了根據地的安全而懸念。

在這幾個考慮裏邊，有兩個直接影響到今日美國問題的意義。

第一，英倫三島的防務，使不列顛人民負上了雙重的負擔：一方面既然要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與從事防空的組織以防空襲，另一方面又要派遣一支陸軍，到同盟的法國的邊界去增防。這在恐懼船塢與遠離的根據地遭受空襲的威脅，並且為了恐懼空襲，因而限制了英國的行動自由外，不用說，這是說明了英國海軍的衰落。英國近來在

遠東威靈的低落，西歐時英國商船在西班牙領海上約遭轟擊，阿比亞尼亞的丟失的失敗，都是說明了全樣的事實。海軍國家所享有的最大恩惠，和海軍國家有效行動的重要因素，——行動的自由，——自從飛機發明以後，英國便喪失了這種優勢。這對美國，也不啻是說美國以前的快樂情況業已終結，而以前是我們一還是倚賴着英國的艦隊，支持我們的門羅主義的，後來我們又讓英國對付大西洋，由我們來注意太平洋。

海軍比較敏捷的行動，雖則受到了那種威脅，幸虧我們在距離與時間兩個因素上，還是佔到了便宜，並且照上述的困難看來，一個歐洲或是亞洲的國家，想拚命擴充領土，也就頗為不易。

第二，我們自從被地理環境與英國逼得採取一種海軍政策，來保證我們的「安全疆界」以後，我們也受到了別國顯赫的警告，我們不能全時成爲一個陸軍的強國。我們必須控制海洋，至少是我們的海洋——大西洋與太平洋。因爲在這播播不寧的世界裏，我們的安全就全繫在那兒。不過一切的歷史都警告我們，必須就此滿足，我們不能派遣大批的軍隊，到歐洲或是亞洲的大陸，去尋求我們的願望。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蹈六百年前英國人的覆轍，或是效法今日日本的愚笨行爲，跨過了自已的鐵壘，再給自已負上大陸上新的邊界的責任與危險，不帶這邊界是自已的還是別國的。我們不能一面守衛海洋，另一面全時守衛阿爾卑斯山與萊茵河的。

幸虧海上防衛的工作，還沒有陸上勢須兼顧領空的防務那麼煩重。海軍當然很花錢，還得時常修理；不過它並不像陸上的邊境，在和平時代都需要（戰時更不必說）消耗那麼多的青年，貯藏那麼大批的軍火，嚴格統制工業與供給，和集中全國的一切力量。海戰永遠都是有一個限制的目標的——控制海上交通。除非戰至逼近的距離，它是不会變成全體性的戰爭的；我們並不需要在逼近的距離戰爭，我們甚至連這都沒有夢想過。

海軍可以成爲一個自由民族的防衛，而他們手裏的一種有力武器；如果一個比較不幸的國家，戰爭的全面性，逼得從海上獲得各種不同的原料，來製造軍火的時候，海軍的效力便更爲顯著了。

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國享受和平，全時可以不受外國的侵略，專心一志的解決國內問題。我們手頭便有這種適合於我們地理環境的武器。不過，不單是海陸軍人與政治人物應該懂得，就是一般的平民也該懂得，這種武器的性質，與使用方法，怎樣在平時作爲外交的一種鑿接，戰時變成怎樣一種武器。我們的海陸軍，目的是使我們享受和平；如果說那是抗拒敵人逼近的步哨，毋寧是可以打擊意料中敵人的重要利益的。就是因爲缺乏這種認識，所以有許多好小與聰明的人士，將戰鬥監視作「侵略的」武器，並且還堅持本國祇要有飛機與潛艇等有限武器，便儘可以防衛本國了。

有人說，保有這種長距離射擊的武器，也就是引來了它特殊的危險；那許，占有這許多武器的人們，會想方法來利用它們，結果海軍便會引我們不斷的擴充領土，最後走上帝國主義的路。我們對這種爭辯，祇能一個國家衰弱了，她的危險將會更大。在事實上，我們無論採取那種政策，都是免不了有危險的，——即使是他補攏了雙手，靜坐在家裏，什麼事情都不幹的話。人生出來就有危險。生活下去也有危險。除非有人主張，我們寧願沒有生下來，寧願沒有活下來，否則便沒有正當的理由，教我們不能有防衛我們自己的準備，原因是因爲這樣的準備，會反轉來使我們自己成爲侵略者。我們必須富強，否則我們就祇有衰弱下去，誰都逃不了這個天演的公理。我們不應該將這個緣故來訴苦。我們真該感謝上帝，他將我們放在這樣的地方，給予我們這樣的供給，使我們不用別國那費力的才能獲得安全，使我們能夠將大半心與力的勞作與物質，致力於和平的工作。

當然第一個重要條件，便是必須有一個強硬而又聰明的政策，這個政策，隨便在什麼時候，都能够選擇它的方針，專注於美國人民最好的利益，那便是行動的自由，——而海軍給海軍國家的恩物，便是行動的自由，與再三考慮的時間。羅賓遜海軍總長(Royan Paul Robison)所謂「戰略的第四容量」的「時間」，沒有準備的國家，不論用怎樣多的金錢，都是買不到的，如果到了試驗的時期，也就不能利用怎樣多的血買回來的了。在一個必須防衛它大陸上的邊界的民族，時間便不受他們自由支配。時間是侵略者的奴隸，——他可以任意揀選他

的時間，——除非他會對付一個海軍的國家，因爲他不能直接的去蹂躪這個國家的，海軍國家佔有這個便利，他們可以充分利用時間，作爲防衛之用。

(五)

我們已經提到，海軍比其他軍事設備，格外需要準備。海軍必須有精密的計劃。它和外交的，內政的，商業的和工業的效力那麼互相密切連接，再加上它本身便包括了那麼多的不同成分，(艦隊，軍隊，空軍，根據地，商船，原料，人力，工業來源)它在危急時候既不能即刻建造，也不能在危機迫近時加緊趕造。此外，它對我們還是樣新奇的东西，我們大半的人民還沒有明白它的性質。我們長成與學習的時期都不長久，不像不列顛從依利莎伯的海盜時期起，直到馬爾巴羅(Marlborough)時代爲止，便一連熱心的將海軍作爲侵略的工具。現代的推進速度，比英國以前海軍長成的年頭，已不知加快了若干倍。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怎樣祇在二十五年中間，便從默默無聞的地位，一躍而爲世界上第一等海軍強國。現在我們獨自的站在这片廣大的島嶼上，自己手裏掌握了安全的鎖鑰與將來的保證，有些迷惑，有些躊躇，對這情勢逼我們不斷增長的可怕的武力，簡直不知道怎樣才好。

可是我們這樣靜靜地站着的時間，並不會多久。迫切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我們和拉丁美洲的關係，必須尋求一種安全與互相滿意的基礎。我們在大西洋島嶼上的利益，隨歐洲空軍力量擴大而日感威脅的，也得像對拉丁美洲一樣，採取一種可以避免歐洲的侵略國家，將來向這方面擴張的政策。我們對於太平洋某幾處地方的考慮，也必須作出全樣的態度。非列濱的將來，這個棘手問題，也必須在我們的安全與國家體面的前提下，迅速籌商調整的辦法；不過這大部分還要看遠東事態的發展而定。這許多問題，(此外還有一打左右旁問題，)一部分是屬於軍事方面的，一部分是屬於其他部門的政策，我們們都該早日加以密切的注意。我們不能假定一切問題，都能找到立時的與實際的解決辦法。我們大半的解決，祇能一部分的，再是注意他國尋求解決困難的辦法，就像非列濱的事件一樣；我們如果有一個問題，找到了解決，多半會立刻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現在不但需要聰明的決定，還需要有個永久的機關，正式陳述將來的決定，和儘可能的保證其決定之健全。事實上我們還沒有這種處理的機關，計

民權主義的「均權」制

白瑞光

在 總理的民權主義六講中很少提到地方政制，但我們從全部總理遺教和國民黨政綱以及由民權主義的原理原則中可推論出一種地方政制來，而且憲政的建設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按照總理手訂的建國大綱，建國的程序是由地方自治開始，一省中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為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完成憲政。總理所主張的建國程序是由下而上的，是由地方而中央的。所以地方政制之於民權主義的實行最為重要，而論建國者更不可不先研究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地方政制。研究地方政制，最重要的問題便是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

世界上的國家就國體論本有單一國與聯邦之分，就權力論有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別。單一國不一定是中央集權，聯邦國不一定是地方分權。英國是單一國，但英國的地方自治制度特別發達，戰前德意志帝國雖是聯邦，但全國大權集中於德皇。因此，高度的地方自治却不可與聯邦相提並論。

民權主義的主張是「均權」，均權就是「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建國大綱第十七條）六全代會修訂後之國民黨政綱第十條也說：「本均權共治之原則，釐訂地方制度」，幾年來國民黨的一個口號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這都是「均權」的主張。

在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是，民權主義主張地方自治，以地方自治為憲政的基礎，却反對聯邦或類似聯邦的聯省自治，總理按照美國的政制批評說：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各邦聯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強。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

，也應該可以自治，可以富強。殊不知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美國獨立之後為甚麼要聯邦呢？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分作十八省，零外州外三省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同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各省也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民權主義第四講）

總理這樣反復申說，證明了地方自治不可與類似聯邦的聯省自治混為一談。聯省自治的主張是割裂國家，阻礙統一，妨害國家的進化。惟獨統一才可使國家躋於富強。

至於地方自治與類似聯邦的聯省自治者不同。自治是官治的對稱，與國家的統一並不相反。所謂自治也就是民治，與地方獨立的聯邦迥異，這是不不可不辨清楚的。

民權主義的主張，地方政府的權力究竟大到什麼程度呢？「均權」是怎樣實行呢？在下面分開來說：

第一，是政務的劃分。如建國大綱上所說，政務有全國一致之性

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至於什麼事務是全國一有致之性質的。按照現在世界各文明進步國家的制度，凡外交，軍事，幣制，交通（郵政，航政，電政，鐵路，國有公路司法制度，租稅制度）等行政都是有全國一致之性質的。這些行政非全國一致不可，如果地方政府有了外交權便很可與中央外交政策發生多元的紛歧，且對外的訂約也足以影響整個國家的變動，至於宣戰，權和關係國家存亡並影響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更不應任地方政府自由處理。軍是國防武力，其利害及於全國，況且任地方擁有軍隊又係造成割據之階階，這自然也有全國一致之必要。貨幣代表國民經濟，貨幣變化足以影響國民經濟之榮枯更非一地方之事。且幣制之不統一足以阻礙商業之發達，妨害信用之發展，失掉交易之中準，使公私私授受均受損失，尤非全國統一不可。交通事業通過過國，若使省或縣自為政，便阻礙了工商業上的運輸，農產的推銷，文化的溝通，更使政令推行不易，消息阻隔，國家各部聯絡發生困難，自應歸中央政府統制管理。關於司法制度，現在世界各國家間尚有統一之要求，何況一國之內呢？美國司法制度和司法法律各州紛歧，人民動感困難，最為詬病。中國歷年內戰，各省割據，所幸司法制度還可免強統一，此種優點正應保留。租稅制度，關係增加人民經濟負擔，自應全國一致。至中央與地方財政之劃分則是另一問題。

有因地制宜性質之政務是地方公共衛生，地方公共建設（如修築道路橋梁，建築公共會堂，學校，裝設自來水，下水道，電燈，電話，電車等等）中等或初等教育，地方警察，地方上之救濟，救災，養老，育嬰等等都是。又省縣公產或公有企業之經營自然也是屬於地方之事務。這些政務因各地方地理環境以及風俗習慣之不同，有因地制宜之性質，同時這些地方政務也沒有全國一致之必要自應劃歸地方。還有一種政務是中央與地方財劃分建國大綱中曾指示幾種綱領。要的是財產。關於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建國大綱中曾指示幾種綱領。收入方面，純歸地方政府的是各本地方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這都有地域性，可以因政治區劃劃分的，所以「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均見建國

大綱第十一條）其次中央與地方政共有的是一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這是因各縣一縣資力不能舉辦，或不能發展的不得由中央政府為之協助。這些事業劃歸地方便會因而衰落或根本不能舉辦，所以上項規定。但中央的協助不外是財力與人力，中央付出代價由全國人民之納稅而來，自不應以全國人民之財力共某一地方之發展，因此中央政府也必須有分配利益之權。正當的分配法是一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見建國大綱第十二條）。在支出方面，各縣應分擔一部分的中央政費，其分擔的辦法是：「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為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建國大綱第十三條）以上建國大綱所規定的財政劃分方法祇是原則的指示，實際上中央與地方租稅之劃分還待詳細規定。這個問題是純財政問題，此處姑不論。

第二，是省的承政制。省是地方政府中之最高級機關。在中央集權的國家，省是中央政府的分機關，他的權力完全是中央政府付與的，他祇能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如法國制度，各省（也稱州）完全在內政部控制之下，各省便是內政部的分行或支店，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也是層層節制，形成一種塔式的政制。民權主義的主張却不同了。縣是自治的單位，省是高級的自治機關。省長由民選，省長是本省自治之監督。（建國大綱第十六條）他主持本省的自治政務。在地方分權的國家，省有獨立性，他的權力與中央政府同是憲法所付與的，在法律上他們是各執行憲法所付與權力，各不相擾。他們不是內政部分店，而是獨立的政治單位。在法律上他們沒有必然執行中央行政命令之義務，許多政務都是中央委託他們代辦的，如美國的各州便是如此。但在民權主義的主張與此迥異，建國大綱第十六條說：「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這樣是省長在法律上有兩重人格，於地方行政他是本省地方自治之監督，關於國家行政，他在本省內代表中央，受中央之指揮執行中央命令。就是「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建國大綱第十八條）所以說：「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這樣不偏的分權法就是「均權」制。

金	一九三三年	七一、一	一、二	一一、四		一一、五
銀	一九三三年	二〇、一	〇、二	一三、八	四、四	〇、二
銅	一九三四年	五九、四		〇、八		二四、二

在非金屬礦物及貴金屬的領域中，正如第二表所示，德意志的煤，石墨，碳酸鈣，菱苦土礦，蘇聯的石棉，菱苦土礦，鉑等確是相當富足，煤油亦不十分缺乏；可是在他方面，自煤，煤油以次，金、銀、鉑等重要原料，則皆偏於英、法、美的陣營，這事實亦不容否認。

第三表 橡皮及纖維原料的分配

品名	年 度	英	法	美	德	蘇	意
橡 皮	一九三四年	五七、九	二、〇				
棉 花	一九三三—三四年	一七、三		四九、〇		七、一	
羊 毛	一九三三年	五〇、一		一二、三		三、七	〇、七
生 絲	一九三三年	〇、一	〇、三		〇、八	二、三	六、三
亞 麻	一九三四年	〇、六	一、九		一、六	七、三	〇、三
大 麻	一九三三—三四年		一、〇		一、六	四六、六	一七、八
黃 麻	一九三三年	九八、八					

在這分野中，蘇聯的亞麻和大麻，自然據有壓倒的一切的地位；意大利的大麻，其數量亦很巨大。然而橡皮、羊毛、棉花、黃麻等最重

第四表 植物性油及種子類的分配

品名	年 度	英	法	美	德	蘇	意
茶 子	一九三三年	八四、四	一、一		〇、八		
椰 子	一九三三年	二九、五	一、九	三四、五			
棉 子	一九三三—三四年	一九、九		四四、五		七、三	
花 生	一九三三年	六二、二	一四、一	七、五			
亞 麻	一九三三年	一三、三	〇、二	五、五	〇、三	二四、三	〇、一
橄 欖	一九三四—三五年		一四、〇				三一、〇
棕 櫚	一九三三年	四八、四	一二、二				
胡 麻	一九三三年	七八、三	一、一			一、一	

至現在，在數量上還是不甚充足，而質地遠不及天然原料，更是無須指明的。

大 一、五

註：上列四表。悉據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formation Department Papers NO. 13, Raw Materials and Colonies。德國一項，包括奧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產量。

以上各表，皆係根據一九三三或三四年的統計，其後雖亦確有相當的變化，然而用以概觀列強各種原料資源分布狀況的大勢，諒必沒有大誤的。

三

至於英、法、德各國戰時的糧食問題，又呈怎樣一種情形呢？首先就英國來說，非戰時經濟的困難之一，即在於英本國缺乏許多重要資源這一點。這在糧食問題尤為痛切。德意志的空氣研究所以會推算英本國的糧食供給程度僅有二五成。此種估量即使可肯定其略有過低之嫌，然英本國必需的糧食，大部分非仰給於海外不可，却是至為顯然的。一九三六年，是時的海軍大臣霍爾氏，曾於南普頓演說中，力言英國確保海上輸送路線之必要；其言曰：「我國海上運輸線如被阻斷，我們所能自行生產的原料，僅可支持我們的工業工作三個月；雖然，就是這微量的原料，却比我們現實所必要的，遠為過剩，因為我們在六星期以內就得完全餓死呀！」這句話頗含有警告的要素，所以說不定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亦就充分可供玩味，它實在率直的宣稱，英本國在原料獲得的領域中，是怎樣仰賴着海外，並且糧食對於海外的依存性是怎樣的深切。

真的，英本國只有馬鈴薯，牛乳等三數種糧食是可自給自足的；若小麥、肉類、奶油、乾酪等重要糧食，則幾乎全部或大部非從海外輸入不可。據農務大臣斯密斯爵士在下院的說，依照一九三七年統計，各種重要糧食，其依賴海外的程度，是小麥及麵粉八八%強，肉類（包括鹹肉）五一%弱，家禽類二六%弱，蛋類四〇%強，奶油九一%強，人造奶油一〇〇%，乾酪七八%強，水果七七%弱。

四、七

以上云云，不過是略舉關於英本國之糧食問題的若干指標而已，然而由此亦就不難想像其糧食問題方面的脆弱性了。

與此相反，法蘭西則為歐洲有數的農業國，其糧食幾乎均能自給自足。戰時法蘭西的糧食消費量，據估計，大概是二千萬噸左右，其中有一千八百萬乃至一千九百萬噸是產於國內的。所以它的自給率，亦就達九〇%乃至九五%之高。而且不足之數，幾乎都可由殖民地運來補充。今將法蘭西糧食供求的狀況列表如下：

第五表 法蘭西的糧食供求（單位噸）

品名	消費量	輸入量	就中來自外國之輸入
小麥	四、七五〇、〇〇〇	無必要	九、八五〇
肉類	一、一〇〇、〇〇〇	五七、四九〇	無
火腿	六一〇、〇〇〇	一、一八〇	無
奶油	二二〇、〇〇〇	六〇〇	一七〇
豬脂	八〇、〇〇〇	無	無
乾酪	二四五、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九、四八〇
家禽類	五七〇、〇〇〇	無	無
雞蛋	四三五、〇〇〇	一一、二〇〇	三三〇
蔬菜	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五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
馬鈴薯	四、八〇〇、〇〇〇	一五三、五〇〇	六四、七〇〇
果實	九七〇、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	一三、三〇〇

茲再轉來看看德意志糧食的自給程度吧；它雖勝過英本國數級，但猶遠不及法蘭西。納粹德意志近數年來雷厲風行其獨裁政策，而選向糧食的自給自足邁進。增產農產物已成德意志最高的格言之一。然在可供耕稼的土地已被利用至最大限度，農業技術復登峯造極的今日，增加生產的格言亦就不得不化成徒托空言的題目。就是將奧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加以併吞乃至收歸保護，對於此種情勢亦不能予以根

蘇芬糾紛的剖視

召 日

自蘇芬開戰後，直到今日，蘇芬糾紛之消息，仍佔各報紙之重要地位。滬上各報章雜誌亦多撰文評論，國際政論人士，更多以此問題為討論之中心。誠以英法對德戰事方興未艾之際，蘇聯突調干戈，與芬蘭啟釁，歐局形勢之嚴重，大為舉世所注目。

唯通觀各家之評論，類多同情蘇聯，苛責芬蘭，難免昧於是非曲直，歪曲事實真相，以致淆亂聽聞，造成錯覺。爰秉純客觀之立場，一述對蘇芬糾紛應有之合乎情理之認識，藉正視聽。

一

如果我們不是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三年前，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向世界宣布「侵略」的定義時的話。照李維諾夫的解釋，不僅以武力侵犯他國的領土算是侵略，就是逞兵於他國邊境而以武力威脅他國，亦算是侵略了。

憶在蘇德瓜分波蘭之後，中國共產黨徒陳紹禹曾說：「蘇聯出兵波蘭與德國出兵波蘭，有本質上原則上的不同。即是：（一）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而德國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二）因此，蘇聯出兵是為的幫助波蘭境的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人民的解放……」蘇聯進兵波蘭是為了保衛西陲，阻止德國法西斯蒂東進……」看吧，照陳紹禹的意思，蘇聯進兵波蘭是為了解放波蘭境內的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人種；那末，德國進兵波蘭亦可說是為了解放波蘭境內的日耳曼民族。德蘇侵犯波蘭領土的志趣既相投合，還有什麼本質原則的不同

？難道披上社會主義的外衣，就可不受「侵略定義」的限制，而享有進兵他國的特權嗎？如果說進兵波蘭是為了防衛烏克蘭，阻止德國東進的話，那末亦可以進兵德英法意……等國家以保衛整個蘇聯，防止他國進攻。不在本國邊境上屯兵防衛，而要把兵開進他國領土以內實施佔領，那末照蘇聯自己的解釋，不是說「侵略」亦就是「防衛」嗎？這樣說來，德國之併奧吞捷，意大利之滅亡阿比西尼亞，日本之進攻中國，不是都可以解釋為保障本國領土的安全了嗎？

現就蘇芬糾紛本身問題而言，當蘇芬談判僵持期中，莫斯科還為了顧忌他們的那個「和平」的幌子被人看破，曾經宣佈對芬蘭不訴諸武力，而施用神經戰術以待芬蘭自累。曾幾何時，蘇聯便藉口芬蘭對蘇聯無誠意，對蘇聯威脅，向蘇聯挑釁，宣佈廢除蘇芬互不侵犯協定而集中大軍向芬蘭領土挺進了。

我們姑且不論蘇聯進兵他國領土已自食其言，已自犯其規；試問芬蘭一蕞爾小國，平日與實力高出數十倍之堂堂大國蘇聯為隣，已恐惶之不暇，又怎敢於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對蘇聯復加以威脅，加以挑釁呢？退一步看，即令一般人說，芬蘭背後有英法德等大國可資仗勢，芬蘭是帝國主義反蘇的先鋒隊，所以敢和蘇聯為難，但我們翻開歷史看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的國策，不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利害打算而是為人作嫁的呢？我們不相信以芬蘭一個夾在數強國之間的小國，其執政者真糊塗到不為其祖國利害打算而善守中立，竟為了英法利害而甘作犧牲品的程度！何況英法之不可依賴，徵諸過去不久的種種事實，已為舉世所共和。芬蘭今日猶為一獨立國家，其執政當

局，何致昏庸至此！設芬蘭一向仇蘇，一向為英法反蘇之先鋒隊的人們，連這點國際常識都沒有，幼稚得真亦可憐！

再說，蘇聯進攻芬蘭既然是為了解除芬蘭對她的威脅，那末當芬蘭政府倒台，新內閣宣言願與蘇聯開始和平談判之後，蘇聯就應當馬上停止武力進攻而尋求和平談判之途徑，為什麼對芬蘭的宣言置之不理，反而顯出更兇狠的面孔，加緊軍事侵略呢？這又怎能自圓其說？

其實，蘇聯的真面目是這樣的。蘇聯在其佔領芬蘭領土內，已樹立起傀儡政府；並且和傀儡締結了協定，任蘇聯攫取了數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軍略要地。蘇聯已由傀儡政府那裏撈得了許多利益，更可通過傀儡政府而支配全芬蘭，那裏還肯再和芬蘭新內閣講話呢？

今日的蘇聯，已充、顯露了赤色帝國主義的原形了，假着和平的幌子而進行其侵略的陰謀。其技術之靈巧，手段之毒辣，較之法西斯帝國主義尤過之。說她這次進攻芬蘭是「歷史上最無恥的侵略行為」實在一點亦不冤枉。這是我們對於蘇芬糾紛所需要確切認識了了解的。

三

根據前述種種事實證明，蘇聯確為主侵略之帝國無疑。但我們對蘇聯之認識，僅止於主侵略之赤色帝國還不够得很。因為蘇聯惟其是「赤色」帝國，所以她的侵略他國，本質上與帝俄時代之做法絕不相同。世人有所謂蘇聯今日之侵略行為，乃帝俄政策之復活，殊為錯誤。其錯誤之點，乃在於未能瞭然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基本國策。

根據列寧和史塔林主義，蘇聯的基本國策究竟是什麼？一言以蔽之，鞏固社會主義的國家組織，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一切條件和培養並充實其力量就是她的國策的中心骨幹。徵諸蘇聯十數年來之一切對外

言行，可知今日之蘇聯確在本着其基本國策而企圖赤化世界。

當蘇聯國內政治上派別分歧，經濟上基礎脆弱時，她的外交政策是標榜和平，以及同情世界上波壓迫之各弱小民族和國家。故於希特勒上台後雷厲執行其裁軍政策時，蘇聯即樹起反侵略反法西斯之旗幟，而倡和平陣線，謀誘英法德等國之集體力量與德意日相抗衡，以防衛其未穩固之社會主義的基石被人拆台。故當時史塔林的話是：「不要人之一寸土地，亦不予人以一寸土地。」

及至目前，其政治上之異己已排除淨盡，三、五個五年計劃之實行，經濟基礎亦漸見鞏固；而國防實力亦在秘密拚命整軍經武後，大見增強。莫洛托夫於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席上關於蘇聯的外交政策的報告中曾說：「今日蘇聯已不是昔日蘇聯了，已不是一九二一年剛開始和平建設工作的蘇聯可比了。我們必須使大家注意到這一點。在今天，我們好些鄰邦固然還不能有確切的認識。但她們必須承認這一事實，就是蘇聯已不是十年或甚至五年以前的蘇聯可比了。蘇聯的力量已經是大增了。」從莫洛托夫的這些口供中，我們不是很清楚地看出蘇聯是根據赤化世界的基本國策而積極充實其行動之條件和力量嗎？而且現在不是已到了條件將完成力量將充實而準備向外開刀的時候了嗎？

蘇聯為什麼不前不後偏偏在歐戰起來的當兒向芬蘭要挾，要挾不成索性武力相向呢？這還不是蘇聯認定時機已經成熟，趁機漁利，混水摸魚嗎？她想先攫得了控制波羅的海的軍略要點，然後採取穩紮穩打，再轉頭來向巴爾幹半島進攻。雖然我們還不相信今日之蘇聯可以效法左手執可蘭經，右手執寶劍而謀征服了全地球上的國家，達到赤化世界的目的；但誰能是採取了穩紮穩打的戰術伺機而動。列寧雖曾極力指斥機會主義者之無恥，誰知今日他的門徒們却正實行着機會主義哩。

張伯倫終不失為一位眼光遠大的政治家。當蘇聯與德國狼狽為奸，侵吞波蘭後，張伯倫即指出史塔林政策的發動，潛伏有促進並延長歐洲戰事，藉以破壞西方個人主義之文化，而在各國民力疲憊厭戰戰爭之時，促動社會革命之可能的危機。所以我們對於蘇聯這次侵芬，應認為是蘇聯以穩紮穩打的戰術而進行其世界革命的先聲。這是我們對於蘇芬糾紛又需要確切認識了了解的。

專

載

致蔣介石銑電

汪精衛

重慶蔣介石先生助鑒，兆銘於前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建議主張根據日本近衛聲明，調整中日關係，奠定東亞之永久和平，不幸未承採納，然兆銘與諸同志仍不避艱險，不恤犧牲，前仆後繼，以致力於和平運動，並與日本朝野，開誠布公，討論和平方案，一年以來，殫盡心力，謀掃除過去之糾紛，實現將來之光明，固知在此環境中，欲和平方案能滿人意，誠非易事，所幸中日兩方，各以東亞前途爲念，互信諒解，互相讓步，和平方案，基礎已具，中國所可得到者，不惟非亡國條件，且循此力行，中國之獨立自由可保，三民主義之建設可以完成，爲此更竭誠盡慮，向先生再進一言，以今日之國內情形，國際環境，抗戰到底，必無最後勝利之望，先生所知，無俟贅言，全國人民，傾向和平，亦先生所知，便無俟贅言，惟和平之實現，必須全國一致，乃能迅速而普遍，即以撤兵言之，中國人民固望日本早日撤兵，即日本

亦何嘗欲長此勞師於外，惟先生若繼續主張抗戰，則撤兵之舉，何說起，更以經濟建設言之，今日日民困窮，財匱盡，然及今停戰言和，國力民力，恢復尙易，若長此耗竭，則民力彫盡，國力隨之，經濟建設，亦將無從說起，兆銘對於救國，早具決心若先生始終堅拒，兆銘決不能以此有所顧慮，勢必先以全力從事於局部的和，而漸致於全面的和，惟先生若能以國命民生爲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的原則，以求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及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實而言之，國家民族之存亡禍福繫於此也，現在先生在重慶，集大權於一身，和戰大計，惟先生一言可決，所責於先生者重，故所望於先生者厚，不避冒瀆，布此腹心，惟垂察之，幸甚，汪兆銘銑。

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途徑

周佛海

各位聽衆：今天來談一談和平運動的發展，和今後努力的途徑。

關於和平運動的意義和目的，在汪先生的豔電和他所發表的許多言論中，已經指示得很詳細了，我個人也有三篇文章，大約有些聽衆，或已讀過。第一篇是『回顧與前瞻』。這是我們到了上海，開始實際發展和平運動的時候發表的。這篇文章中間，說明了抗戰兩年的經過和現在不能不和平的原因和理由。第二篇是『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和今後的地位』。這是在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直前發表的。這篇文章中間，解釋了國民黨今後法律的地位和政治的地位，說明要以國民黨爲中心，聯絡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來完成和平運動。第三篇是『關於組織中央政府』。這篇文章中間，很詳細的說明了組織中央政府的原因和利害得失。這是在開始準備組織中央政府的時候發表的。現在中央政治會議，快要召集了，中央政治會議之後，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了。所以我現在關於組織中央政府和和平運動的歷史的關係，再來闡明一下。

各位聽衆：今天來談一談和平運動的發展，和今後努力的途徑。

是在打開僵局：爲和平運動，開闢一個途徑。我們覺得照這樣打下去，不單於中國有害，於日本也未必有益，所以深覺戰事不能不趕快了結，和平不能不趕快實現。我們當時的目的，是打算由汪先生一面向政府建議，一面向社會提倡，以促成和平。而在重慶，是沒有這樣建議和提倡的自由。我們爲獲得這個自由而離開重慶，在『回顧與前瞻』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所以當時，萬萬沒有想到，另外組織一個政府。汪先生的豔電，是向中常會建議的。此外，汪先生還有致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信。這都是證明當時是以重慶政府爲中心，而希望政府出來講和的。在豔電發表的時候，我們猜想重慶方面的處置，第一，不會立即採納汪先生的建議；第二，也不會立即破臉決裂；一定是派人請汪先生回去，從長計議。我們以爲重慶方面，一定採取這個辦法。如果採取了這個辦法，就是暗示和平有商量的餘地，有進行的可能，然後汪先生領導我們，以個人的資格，向日本設法活動，勸他們和重慶講和。如果天隨人願的，能夠這樣，這篇文章，就會順理成章的做下去了。那裏曉得如意的算盤，是不容人打的。重慶方面，竟採取了我們認爲不會採取的辦法，而立時破臉決裂了。他們於十二月三十號深夜，接得汪先生的建議，於一月一號上午，就永遠開除汪先生的黨籍了。這樣關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比天還大的問題，竟這樣的隨隨便便的處置了。這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有人說這乃是

關係，再來闡明一下。

組織中央政府，乃是和平運動的一種步驟和手段，他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在『關於組織中央政府』一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但是在我們從重慶出來的時候，並沒有預先決定採取這個步驟和手段。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並不是因爲要另外組織一個政府，纔離開重慶的。我們離開重慶的目的，

安定人心，不得已而取的處置。我們就退一萬步，對於他們這種處置，加以原諒。但是不久之後，河內謀殺的事件又發生了，這樣一步比一步逼得緊，把我們原來的計劃和希望，完全打破了。但是雖然這樣，汪先生五月底到東京的時候，還是力勸日本當局，和重慶講和。我當時追隨左右，是可以證明的。後來內閣雖然改組，當時的當局，依然健在，也可以證明。可惜一方面因為重慶方面，外強中乾，抗戰的日子，唱得比天過高，一方面因為日本方面，也有種種內部的困難，汪先生的努力，竟沒有得到預期的好結果。

我們的計劃，雖然沒有成功，我們希望，雖然完全失敗，但是和平運動，是不能斷絕或中止的。我們不能因為重慶方面不肯和平，便放棄我們

和平運動的責任。我們深信只有和平，纔能救國，只有以獨立自由，資格和日本親密的提攜合作，纔能奠定東亞的永久和平，纔能創造東亞的新生命。所以和平的一種辦法和步驟，雖然沒有成功，我們一定要另換一種辦法和步驟，來努力和平的實現。我們經再四考慮，深覺只有組織中央政府，纔能促成和平，所以決定組織中央政府，為和平運動的一種辦法和步驟。這便是組織中央政府和平和運動的歷史的關係。

和平運動的一切努力，目前要集中於中央政府的產生。組織中央政府，充實中央政府，健全中央政府，便是

今後努力的途徑。至於中央政府成立後的一切問題，我在「組織中央政府」一文中已經詳述過，現在恕不再說了。我們今後有兩點應該特別注意。

第一，要抱定不屈不撓的決心。因為將來的艱難困苦，一定是很多的。如果不抱比鐵還硬的決心，將來遇着幾個難關，一定不是灰心，便是喪氣。我們要知道，戰難，和更不易。和平的工作，不知要比打仗困難多少倍。這個理由很簡單，戰是破壞的，而和是建設的。爲了打仗，可以焚燒都市；爲了打仗，可以破壞交通；爲了打仗，可以強徵有業的壯丁；爲了打仗，可以濫發紙幣；爲了打仗，可以獎勵土匪表而破壞日軍後方，實際騷擾中國人民。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做的。一枝火柴，就可以把一個都市焚得乾乾淨淨；幾個炸彈，就可以把交通完全斷絕。但是和平工作，却要艱難萬倍了。和平工作，不僅不能焚燒都市，而且要把已經焚燒的來重建起來；不僅不能破壞交通，而且要把已經破壞的恢復起來；被徵的壯丁，要遣回使之復業；濫發的紙幣，爲設法維持，免得人民損失；土匪要肅剿，地方治安要恢復。我們只要略舉幾件事，就可知道和平和打仗要難得多了。這就是說的

內政問題。至於外交，當然也用不着說。我們這次調整邦交的條理，固然可保證中國的獨立和自由，固然可以一條一條的實行，但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必然的會遭遇令人不快的阻礙和困難。日本內部，也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不一定很簡單。他們上面的意志，有時也不能貫徹到下面。所以將來唇舌交涉，當然比拿着槍打仗要難得多。因此，不論對內對外，將來一定遇着意想不到的困難。如果我們不把決心堅固起來，遙望着前面險阻崎嶇的千山萬水，已經望而却步，如果一再碰着暗礁，遇着難關，那裏能不灰心短氣呢？

我們要知道：這些困難都是難免的，因為困難，所以才需要我們做，如果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做，何必要我們。而且這些困難。都不是絕對不能避免，解除和克服，不過是要費心，要費力，要費事罷了。如果我們抱定決心，不怕麻煩，不怕惱氣，站住脚步，咬定牙根，切切實實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做去，我相信努力的結果，一定可以。

廓清一切困難和阻礙，而達到預期的目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們抱定決心，山都可移，海都可遠，這有什麼做不到呢！

第二要講求切實有效的辦法。治國和醫病一樣。治病當然要先研究病源和病症。害的是什麼病，這個病是怎樣害起來的。這些問題，當然要先弄清楚。但是等到病源和病症弄清楚之後，我們就要按病開方，對症下藥了。如果一天到晚只是談病症，說病源，而不開有效的方，下有效的藥，病是永久不會好的。收拾時局，也是一樣。現在許多不合理的現象，當然要先分析清清楚楚。甚麼應該修正，甚麼應該調整，甚麼應該取消，甚麼應該樹立，與日本交涉，甚麼地方最不容易，甚麼地方最無把握，這些事情，當然都要想到，看到和說到。但是

最要緊的，還是要做到。如果不想有效的辦法去做到，只是今天說日本人說話靠不住，明天說事情困難不容易辦，又有什麼益處呢？好像醫生一樣，只是今天談病源，明天說病症，而不去開方，不去下藥，這樣的醫生，有什麼用處？現在病狀和病源，我們已經澈明瞭，不必再說了。我們現在要的是開方，是下藥。將來的困難，我們不是藥材，也不

是神經病，那裏會不知道。我們知道：這些困難，除却到抗戰到亡，才不會發生。否則的話，不僅是重慶方面和日本講和，這些困難也不會消滅，就是抗戰到最後的完全勝利，也不能避免。因為抗戰到亡，好像人已病死，還有什麼困難？

當然是一了百，用不着耽心。如果以為日本人答應的條件，不得實行，這種困難，即使重慶講和，那裏能夠避免？如果以為這是日本人的缺點，這種缺點，決不會因為重慶講和而消滅。我們再進一步說，即使大從人願，中國得到最後的完全勝利，有許多困難，也是不能避免的。例如被焚的都市，如何重建、被破壞的交通，如何修復，農民如何復業，治安如何恢復，巨額的公債和法幣如何維持。這些困難，就是中國得到了完全的勝利，也沒有方法可以避免。所以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將來的困難，是萬萬不能避免的。因此我們今後不要只是今天說困難，明天說不容易。我們要想切實有效的辦法，使困難的事情不困難，使不容易的事情容易。要這樣，才是我們的出路；要這樣，才是我們的出路。

和平運動發展到現在，已經進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需要我們新努力。下決心，想辦法。

這乃是我們新努力的要點，把握着這個要點邁進，一定可以達到我們成功的目的。

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陳公博

自從去年汪先生發表電主，到現在整整一年，中日和平運動慢慢展開，而我則日夕不息的在那裏想，如何才可結束中日的戰事，如何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因為這不單純是原則問題，而要到提出具體辦法的時候了。

實在說，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雖然沒有主張過戰，我却沒有主張過和，因為我總覺得中日之間，橫着有不可解的怨恨，而兩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敵意，這種怨恨和敵意一天不能消除，暫時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來的危機，因此我會費了很長的時日，去探討怨恨的來源和敵意的癥結。

我很覺得奇怪，日本和歐美對於中國同是一個個外國人，但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比碰到一個歐美人容易了解，容易作朋友；尤其在歐美地方，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格外容易了解，格外容易作朋友。可是我會覺得奇怪，這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分手之後，便在背後，互相敵對，互相蔑視。

我不知自己對不對，我以為這種敵對和蔑視，實在基於內心的嫉妬。在中國這一方面，以為中日好像兄弟一樣，在日本沒有維新之前，中日的命運也正相同。可是日本強了；中東之役，中國是失敗了，日俄之戰，日本又戰勝了。不但如此，日本且模仿歐洲帝國主義的方式和辦法向中國侵略和壓迫了。好像兩兄弟，以前都是推受慘苦的命運，現在一個是強了，一個是弱了，這個強的不但不援助弱的兄弟，而且加緊和外人向這個弱的兄弟壓迫，這個弱的兄弟怨恨強的兄弟，自然比一般外人更深刻。不過日本之強，中國知道

沒有方法可以遏抑的，於是把怨恨都寄託於蔑視，以為日本雖然強，她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中國既是日本文化的泉源，無論日本怎樣強盛，我還是一個老大哥，你儘管強，我儘管聽你不起。

至於日本方面在維新之後，國力未充，其勢不能和歐洲的帝國主義爭雄，也只有向中國下手，以為中國老大了，腐化了，很有種「天與不取實受其殃」的神氣。不過在內心一理，日本文化雖然不是全部來自中國，至少有若干文化是孕育於中國，於是她極力模仿歐美，極力想忘記她的兄弟國家，好像強的兄弟，以不認他的弱的兄弟為榮，以為一個強人有了弱的兄弟，是喪失他的身份和體面。不但要忘記他的兄弟，反而更壓迫他的兄弟，以為這樣才能表示出他有資格和歐美齊觀，而非和中國等量。

他們彼此都具有很內心的嫉妬，不特不設法互相了解，而且故意的不求去了解，就是中國人方面的所謂日本通，而日本方面的所謂中國通，也都本着互相蔑視的心理，相互的偵察，而不試求相互的了解。日本通所得到日本的結論，就是「日本人不可靠」，而中國通所得到中國的結論，就是「中國人容易欺負」。憑着這種內心的嫉妬，已足打仗而有餘，所以我常說，縱使沒有蘆溝橋事變，縱使沒有九一八事變，中日兩國始終要打一次大仗，非大家淪入血海不可。這種慘運固非憑少數有識之士在短促時間所能挽回，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為歷史上無可避免的悲運。

現在中日兩國已戰爭了兩年多了，雙方同蒙重大的犧牲

日本方面已經有根本的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為中國可以不戰而屈是錯了，一戰而可以以中國瓦解也錯了。中國方面也有了根本的覺悟，從前以為相繼下去日本經濟必定崩潰是錯了，中日戰爭可以引起日本的革命也錯了。兩方已經覺悟到，中國沒有最後胜利的把握，而日本也不能滅亡中國。兩方更同時感覺筋疲力盡，內心的嫉妬也在戰爭中彼此認識而消除，這時是中日兩國棄嫌修好的時機，也是中日兩國翻然締結永久和平的運會。

但是中日怎樣才能永久和平呢？我想了一年，并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具體辦法的問題。因為和平的原則早在近衛首相的聲明和汪先生的豎電主張之中確立，而所謂具體辦法實質言之就是媾和的條件怎樣才使中國依然保持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

目前雖然和平運動正在擴展，所謂具體條件或者雖決定的時機還遠，但我不能不提出幾點主張，希望雙方加以注意。

第一，中國所要求的是獨立自由，換言之是國家的主權和行政完整。我讀過許多日本的雜誌和朝野的言論，他們很了解中國的獨立自由，不只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而且於東亞更有利。但言論終是言論，我希望雙方來能將根據這個原則來討論和平條件，任何事實足以妨害中國的獨立自由的，應該下絕大的決心把他消滅。

第二，中國所要求的是統一，凡含有分裂意味的行動和設置，都是違反中國的歷史，違反中國的國情，違反中國的利益。我們也知道在戰爭之中，免不了為軍事的便利，形成地方政權的臨時設置，但這是一時的，或者是不得已的，倘在和平之後依然支持這些地方分裂，中國必不會安定，而會形成中國的長期變亂，結果中日得不到永久的和平，結果還是一個草草和議的結局，因此我希望雙方於討論和平條件時，把一切「特殊化」的事實，一概剷削。

第三，中國所要求的是立刻實現的事實。我會見過日本有識之士的言論，都一致確認中國應該獨立自由是最高原則，不成問題，然因軍事發生的既成事實，在不得已之下，不妨暫令繼續，以後使之逐漸改正，以期符合最高的原則。但最近歷史曾告訴我們，這種希望完全是理想，是很難實現的。我還記得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為一般歐洲的現實政治家所攔阻，他對於既成事實都讓步了，但有一點不肯讓步，那就是國際聯盟。他以為國際聯盟一旦成立，凡對賽條約總有一天得到合理修正的機會。可是凡爾賽條約是簽定了，國際聯盟是成立了，二十年中凡爾賽條約未曾修改過一個字，終於引起這次歐洲再度的大戰。我們鑒這已往，恍 將來，深不願徒然定有空洞的原則，而繼續許多既成事實。

第四，中國所要求的是日本信賴中國。日本有識之士曾三翻五次的說，中日和平是需要互相信賴的，這話確是對的。但是我們固然不希望日本以戰勝國自居，然而日本到底軍事勝利者，現在沿海是受日本控制了，中國許多省份被日本佔領了，日本目前要中國信賴日本，倒不如日本先信賴中國，換一句話，日本應該大大方方的給予中國以最好的和平條件，不特昭示中國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并且也無控制中國之心。這樣事實具在，互信必生，中日的百年大計，也可以立時大定。

我這希望日本應該了解這次中日和平，日本是和中華民國構和，而不是單和汪先生構和，中國最需要是和平，汪先生才本著國民的需要和期望，不避艱難，不避犧牲來領導這個運動。日本所提的條件，中國國民能接受的，汪先生才能接受。中國國民不能接受的，汪先生也決不能接受，我希望兩國人士本著外交憫人之懷，商討東亞的百年大計，而不希望兩國人士本著外交形式，作討價還價的和議。

中國四萬萬的人民正期待著合乎正義的和平條件，中日兩國人士應該認清自己的責任，日本人應該替中國着想，中日人也應該替日本着想，同時兩方應該替東亞着想。若兩方牽於現實，沒有最高的理想作根據，我們不特不能解決這次中日事變，或者更糟下了未來的無窮事變。

國內外交一週大事述評

(一月十四日至十九日)

汪先生發表表態電以來這是第二次發表表態電，敦促蔣先生決定和平大計。和平運動本基於中國人的立場，求解除中日兩國因戰爭所受的痛苦，進而求中日永久和平，更進而為東亞的永久和平，以奠定世界和平之基礎。和平是一種主張，藉着和平的主張實現了便是和平運動達到了目的，至於誰作和平主角本不是爭點。汪先生曾經說過：「如果蔣先生公開的說：只要日本所開條件不致妨害中國之獨立自由，那麼，我個人進退不成問題。蔣先生如果說這麼一句話，其效果比誰說也得好得多罷！」（敬告海外僑胞，本刊第五期轉載）現在和平運動即將成熟，汪先生發出表態電，再作敦促。並且表示如果敦促仍然無效，則惟有先行局部和平。可見在最近的將來，中國能否獲致全面的和平，責任完全在蔣介石身上。

阿部內閣總辭職，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於十四日

午後奉日皇電召拜命組閣。米內組閣後日本產業及農村方面一致表示好感。各方觀察新內閣對英美態度將較和緩。東京外人方面評論則謂日本米內光政內閣將不復追求蘇聯。至於對中國外交，因米內大將追隨近衛，曾任海軍內臣，勢必與近衛聲明一致，無所改變。據同盟社東京十六日電載米內閣發表施政方針有：**對中日事件之處理**仍蹈近衛內閣之方針，盼中國新政府早日實現，調整對英美蘇各國外交關係等。路透社則稱新首相米內並擬充分贊助中國新中央政府之組織。新外相有田發表談話要點在（一）對日美商約問題能得解決，並擬推行前任之政策，調整對美關係他說：「為重建美日兩國之傳統的友誼計，必須先使兩國之關係恢復常態，新閣對於日美間各懸案將努力逐一加以解決。」（二）關於對蘇關係，有田說：「不幸日蘇兩國之關係，自來多生障礙，惟最近此項不幸之原因，業已消滅，結果兩國間之友誼精神，已開始重行振起矣。」他把日本對蘇友誼與反共公約分為兩件事，他說：「維持對蘇友誼係，乃日政府已定之政策，防共公約並無影響。」（東京十六日路透電）從上面談話看來米內閣外交方針與前內閣無大差異，不過日本國民對新內閣期望這些政策之一兌現更急切罷了。

歐洲方面，蘇芬的戰爭仍不能開展，據哈瓦斯社說。蘇聯因為侵芬法遭挫敗，竟把幾個主戰的官員槍決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蘇聯對侵芬戰爭沒有得勝，乃遷怒於瑞典，挪威。十五日蘇俄政府對於瑞典挪威所採之反俄政策，已分別向該兩國提出抗議。說來北歐的幾個小國，看見蘇聯與兵侵芬，不免同病相憐，兔死狐悲，乃必然的事。所以兩國政府對於蘇聯的抗議說：「人民對芬同情，政府不能抑制。」據報載蘇聯又擬以兵力威脅瑞典挪威，但是，蘇聯對一個芬蘭作戰，尚難如願以償，若再同時對付北歐的三國，難免更大坍其台。

在英法與德國的戰爭，本週和以前一樣仍然沒積極的戰鬥，十七日的重要消息是英國上院討論經濟戰的問題，英經濟部長聲稱英法已有密切諒解，同時與比利時，挪威，丹麥，荷蘭的經濟談話也在進行中。在德國方面，因戰爭沒有結論，愈益焦灼，英法方面宣傳因法國馬奇諾防綫之難攻，再來一次威脅荷蘭和比利時。十六日消息說德國比荷邊境集軍八十八師，準備就緒，待命進攻。但德國有沒有破釜沉舟的幹一下之決心呢，恐怕是個疑問。

在東南歐方面，意大利仍在那裏擺佈巴爾幹那些小國，同時意蘇衝突日漸尖銳，使德國焦急，意蘇如果真的衝突能來，德國勢難同時維持意蘇兩國的友誼關係，因此德意欲把意蘇兩國關係轉變為和好，但事實上很多困難而德意志最近又聲明他無力阻止蘇聯侵犯，羅馬尼亞。在蘇聯與德國間則積極進行德蘇經濟談判，蘇聯也似以經濟互助的引誘拉住德國，這樣的一週以來歐洲仍然是戰戰不戰，和又不和的僵局。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 注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三民主義之發揮，及當前政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係之研究，無論著譯者皆所歡迎。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另置附稿。
- 三、譯稿須將原著寄來，或請詳示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月日及地址。
- 四、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六、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四元至十元，譯稿酌減。
- 七、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八、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還，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查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九、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二六號。

三民週刊 第二卷第四期

零售每期國幣六分

編輯者 三民週刊社

出版者 三民週刊社

定售處 上海郵局信箱1326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廿二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五九五號

三民週刊定價表

冊數	定價	國內郵資	國外郵資
一册	六分	一分	五分
三月	六角	一角二分	六角
半年	一元一角	二角四分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	四角八分	二元四角

